

《阿含經》「V+(O)+CV」格式中的「已」

龍國富*

本文以《長阿含經》(以下簡稱《長》)和《中阿含經》(以下簡稱《中》)為基本材料，分析了兩晉時期《長》和《中》佛經中動補「已」的使用情況，並參考魏晉南北朝同期的中古文獻，對其性質和來源進行解釋，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個更確切的回答。

漢譯佛經《長》與《中》共82卷，近70萬字。據呂澂考證，分別屬後秦佛陀耶舍(413年)東晉僧伽提婆(397年-398年)的譯作。我們考察這兩部近乎同時代的作品，發現「已」字有以下一些情況。

1.1 出現的頻率高次數多(只統計處在「V+(O)+CV」格式中的次數)

《長》與《中》共出現「已」的次數150次，用例達到910個。次數多，頻率高。出現頻率較高的格式有「住+(O)+已」、「說+(O)+已」、「供養+(O)+已」、「見+(O)+已」、「問+(O)+已」、「聞+(O)+已」等等。

1.2 作非謂語動詞

1.2.1 「已」絕大多數以「V+(O)+已」的形式出現，不作謂語，放在謂語後作動詞，補充謂語動詞完成的情況。如：

- (1) 二人聞已，即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坐一面。(《長》；1，9，1，6)
- (2) 時諸比丘聞天語已，攝持衣鉢，還槃頭城，至鹿野苑毘婆尸佛所。(《長》；1，10，1，20)
- (3) 爾時世尊於羅閱祇隨宣住已，告阿難言。(《長》；1，12，1，17)
- (4) 自手斟酌令得飽滿，食訖收器行澡水已，取一小床別坐聽法。(《中》；1，482，3，1)
- (5) 彼作是觀已，生清淨智能。(《長》；1，8，2，5)
- (6) 唯願瞿曇，於彼止宿，清旦食已，然後趣城。(《長》；1，20，3，6)

* 湖南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生。

(7) 說此偈已，忽然不現。(《長》；1，10，2，8)

(8) 作是念已，即便默然不復說法。(《長》；1，8，2，21)

(9) 彼人聞已，便大恐怖身毛皆豎，白郁伽長者：「長者，欲殺我耶？欲殺我耶？」
(《中》；1，480，1，22)

「已」在「V+(O)+CV」中表示一種先於主句所表達的主要行為的行為，與主句行為者相同。「已」用作補語，表示動作的完成。前面一般不能加否定詞或不用其他的副詞修飾，它已經不具備謂語動詞的功能。在語義上，說明前面謂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完成，前面的謂語一般是瞬時性動詞為多。這種「V+(O)+已」結構後面接着用表承接的副詞，如「便」、「則」、「即」、「復」、「遂」，等等。

1.2.2我們調查「已」的用法時，發現同樣放在謂語之後表完成的動詞還有「竟」(32次)、「畢」(39次)、「訖」(114次)。如：

(10) 食竟收器，行澡水訖，發遣令還。(《中》；1，516，3，22)

(11) 食訖，收器行澡水竟，持一小床別坐聽法。(《中》；1，481，2，4)

(12) 大臣禹舍受王教已，即乘寶車詣耆闍崛山，到所止處下車步進，至世尊所，問訊畢，一面坐。(《長》；1，11，1，17)

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的用法和「已」沒有甚麼區別。其語意功能和語法功能完全一致。如：

(13) 時婆羅門設種種甘饌，供佛及僧，食訖收器，行澡水畢，取一小床於佛前坐。
(《長》；1，14，3，25)

(14) 食竟收器，行澡水訖，發遣令還。(《中》；1，516，3，27)

(15) 食訖收器，行澡水竟，取一小床別坐聽法。(《中》；1，625，2，17)

(16) 食訖收器，行澡水已，取一小床別坐聽法。(《中》；1，482，3，1)

「V+(O)+CV」格式中的「已」、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的語義特點決定了它們都是完成動詞，前面必須是謂語動詞，結合成動補結構，表示一個動作過程的完成，可以近似於現代漢語的「V完」格式。

「已」、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之間還有連用的情況。

(17) 若諸比丘所說訖已，然後可說。(《中》；1，557，3，29)

(18) 爾時仙余財主知彼尊者所說已訖，即從坐起自行澡水。(《中》；1，552，3，16)

(19) 不待諸比丘說法訖竟，又不以恭敬不以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。(《中》；1，557，3，24)

(20) 隨所生畢訖，必往地獄縛。(《中》；1，615，3，16)

(21) 於是世尊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而行乞食，乞食已竟，至泉林羅云住處。(《中》；1，436，2，17)

(22) 御者受教，即速嚴駕訖，還白曰：「嚴駕已畢，尊自知時。」(《中》；1，436，2，17)

蔣紹愚(2001)通過佛經材料的分析，認為「已」和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在「V+(O)+CV」格式中的用法有差別，「已」和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的性質不完全一樣。從1.2.2節的用法看，它們可以互換使用，語法意義和語法功能基本一致，那麼，我們能否認為這四者都具有1.2.1節的功能。只不過是「已」出現的頻率遠遠超過其他三者。這和「已」在口語中屬於最習見的常用詞有關。至於它們的連用情況，應當是漢語詞匯雙音節的結果，是詞匯發展對語法形式影響的產物，同時也與漢語喜用四字一頓的節奏有一定的聯繫。佛經刻意追求節律，通常是以四字為一頓，組成一個大節拍，其間或與邏輯停頓不一致；每個大節拍又以二字為一個小節。見蔣冀騁先生(1993)。

我們查找了兩晉前後佛經吳康僧會的《六度集經》和講齊求那毗地的《百喻經》，「已」的次數分別為10次和42次。

我們又考查了中土文獻《史記》、《世說新語》和《洛陽伽藍記》，很巧合，這三部有典型性的文獻「已」很少有1.2.1節這種用法。這裏有口語成分很濃的《世說新語》，也有書面成分較重的《史記》，還有直接與佛經有關的《洛陽伽藍記》。我們便設想「已」和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可能會出現中土文獻所沒有的新情況。

2.1在漢譯佛經中發現和中土文獻有不同的用法時，人們往往會考慮到梵文語法和漢語語法的不同。曹廣順(1986)在論持續貌助詞「著」的用法時指出：「著」在功能上應是一種體詞性結構，它不見於同期譯經之外的其他文獻，當是一種由翻譯文體帶來的特殊用法。

何冀邪(1989)也說：「V+O+已」中的「已」是受梵文的影響而產生的。辛島靜志(2000)說得非常透徹，他認為：在漢譯佛經裏，句末用「已」的例子非常多。他發現，用於瞬時動作的時態助詞「已」與梵語「絕對分詞」(或叫獨立式，Absolute, Gerund)相對應。

2.2.1雖然辛島靜志把「已」看作是一種時態助詞，和我們認為「已」是一種表完成貌的動詞不一樣，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敢苟同。但是，我們用他的材料和方法來解釋《長》和《中》「問+(O)+已」、「聞+(O)+已」、「見+(O)+已」、「至+(O)+已」格式，是很合適的。這樣的句式在古代漢語中少見，佛經語言有較強的口語化色彩，漢語口語在佛經中的反應從漢梵佛經的對勘材料得到了解決。漢譯所據佛經原典均為印歐語所作，主要是梵語(Sanskrit)，俗語(Prakrit)、巴利語(Pali)和當時中亞的一些小語言，像吐火羅語(包括龜茲語和焉耆語)、于闐語等等。這些語言都是屈折語(inflected language)。以最典型的梵語為例，這是一種詞幹屈折語(stem-inflected)，句法關係是通過附著在詞幹上表示不同語法範疇的後綴來表示的。任何充當句子成分的詞，除了詞幹所表示的詞匯意義外，還有屈折詞綴所表示的語法意義，二者相加構成該詞在具體句子中的具體意義。這與作為典

型孤立語 (isolating language) ——主要是通過詞序和虛詞來表示句法關係的漢語完全不同。絕大多數譯經者只熟悉一方面的語言，要麼只熟悉源頭語言，要麼只熟悉目的語言，從漢開始譯經一直到唐代之前，翻譯基本上都是外國來華傳教的僧人擔任主譯，中土僧人擔當助譯，傳教士粗通漢語，用受了母語影響的「洋涇濱」漢語將佛經大意逐句譯出來，再由中土僧人潤色。他們都是採取詞對詞 (word for word) 甚至語素對語素 (morpheme for morpheme) 來直譯，譯文中肯定會出現許多不合漢語習慣的漢外混雜型的語言成分。

梵語「絕對分詞」用作不變分詞，是一種「態」(voice)，而漢語的動補是一種「式」(form)。漢語動補用特殊的詞序和特定的虛詞構成一種特別的格式，梵語的「絕對分詞」只是在謂語動詞後面「粘」上一個特定的「記號」，表示一種先於主句所表達的主要行為的行為，或與主句行為者相同。這種「獨立式」有兩種形式：非複合動詞的「獨立式」後綴和複合動詞「獨立式」後綴。或者說，它表示動作行為的第一個，由此而來將發生下一種情況。漢譯佛經者在遇到這一情況時，一般用漢語「已」來對譯，少數情況用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。例如：

梵語 *dr̥ṣṭvā* 與「適見 (佛) 已」(H. Kern and B. Nanjio, *Sanddharmapundarika*. St. Petersburg 1908-12 [Bibliotheca - BudaahicaX], 第169頁, 第3行) 相對應; *cintayitvā* 與「念 (此) 已」(同上, 第215頁, 第2行) 相對應; *bhāṣitvā* 與「說 (此頌) 已」(同上, 第270頁, 第5行) 相對應。梵語「絕對分詞」表示同一行為者所做的兩個行為的第一個，漢譯佛經的「已」代替這一功能。這近似於現代漢語「……了以後」的格式，那麼，「問+(O)+已」、「聞+(O)+已」、「見+(O)+已」、「至+(O)+已」表示「問了……以後」、「聞了……以後」、「見了……以後」、「至了……以後」。這樣一來，把梵語翻譯成漢語也就能達其意了。請看例句：

(22) 彼見佛已即時醉醒，郁伽長者醉既醒已，便往詣佛稽首禮足卻坐一面。」(《中》；1，479，3，20)

(23) 唯有瞿曇能解我意，今當及時自力而行，即於其夜出拘尸城，詣雙樹間至阿難佛所，問訊已一面立。(《長》；1，25，1，4)

(24) 世尊觀此義已，即說頌曰。(《長》；1，12，3，26)

(25) 唯願瞿曇，於彼止宿，清旦食已，然後趣城。(《長》；1，20，3，6)

例 (22) 指見佛之後馬上從醉酒中醒來，例 (23) 指一聽到訊之後便在一邊站著聽法。這一類格式中的「已」都指前面一個動作完成之後，接著發生後面的事情。由於梵語「絕對分詞」是表示實施第一個動作行為之後，必定會影響後一個動作行為的產生，那麼，譯經者在用「已」對譯這一語法現象時，「已」必須緊跟一個動詞小句或者一個動詞短語。只有這樣，才能體現出漢譯佛經對梵語語法的轉化。

2.2.2 這種「已」的格式，在句式上，「已」用在一個小句的句末，後面還要跟另一個小

句；或者用在句中，後面再跟一個動詞短語。「已」表示第一個動作行為的完成或實現，後面還需產生另一個動作行為。它在漢語中固有的表現動作的完結完全不同。表示完結的「已」一般用在持續動詞之後，表示事情的動作已經了結，後面不再繼續接小句或短語。這與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都屬於傳統用法一類，它在漢譯佛經出現以前便產生了。例如：

攻齊已，魏為口國，重楚為口口口口重不在梁(梁)西矣。(《戰國縱橫家書》)

鑽中已，又灼龜首。(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)

縱行者，諸城門吏各入請龠，輒開門已，輒復上龠(龠)。(《墨子·號令》)

我們發現這些用例都是持續動詞之後用「已」，它表示動作的完結。在句末，表示一個句子終了，後面不再接另一個小句。下面兩例可以看出這種繼承關係。

(26) 千子具足勇健雄猛，能伏怨敵不用兵杖自然太平，堅固念王久治世已。(《長》；1, 39, 2, 9)

(27) 佛告隸車，卿已請我，我今便為得供養已。(《長》；1, 14, 2, 5)

2.3.1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土文獻的完成貌動詞，絕大多數情況下，「已」前面的動詞都是持續動詞。梅祖麟(1999)說，東漢「已」用得最多，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用得少，南北朝「已」和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出現的頻率相同。我們分析了這些詞前面的動詞，發現它們都是持續性動詞，都屬於傳統的用法。從漢譯佛經開始，出現「已」用在瞬時動詞之後表示動作的完成或實現的大量用例，除了《阿含》佛經裏有1095次(包括其他三個)以外，晉前後佛經中也有使用。舉例如下：

(28) 王到已，太子五體投地，稽首如禮。(吳《六度集經》；3, 20, 3, 4)

(29) 禮比丘已，卻坐一面，聽其經言。(吳《六度集經》；3, 25, 2, 28)

(30) 見色已，便作是說。(前秦《僧伽羅刹所集經》；4, 120, 3, 24)

(31) 知己說法，行於世間，前後及中，言語皆善。(隋《佛本行集經》；3, 655, 1, 23)

(32) 發是語已，相隨至於目捷連所，頭面頂禮目捷連足，卻住一面。(隋《佛本行集經》；3, 655, 2, 6)

可見，「已」既繼承了中土文獻的傳統用法，在持續動詞之後表示動作的完結貌；又接受了梵語外來語法的功能，在瞬時動詞之後表示動作的完成或實現。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也具備這一語法功能，只不過它們的用法不是很常見。

2.3.2梵語「絕對分詞」的語法內容由「已」代替以後，便在佛經中廣泛使用起來，使用的頻率超過了「已」本身在漢語中固有的傳統用法，逐漸在漢語中「漢化」。這樣一來，它不僅在漢譯佛經中普遍使用，而且在口語文獻中推廣應用。至於在甚麼時候被漢語口語文獻接受，以及使用的歷史情況還有待於進一步考察，據我們的初步印象，應該說到唐

代已經在口語中大量使用。下面是《敦煌變文集》中的例子：

聞已修學，善思念之。(P564)

其心淨已，則一切功德清淨。(P562)

我須歸衣，歸衣已，便得度。(P408)

根據吳福祥(1996)的考察，「已」主要放在下面瞬時性動詞之後，諸如「聞」(9次)、「見」(5次)、「語」(4次)、「座(坐)」(2次)、「淨」、「受」、「到」、「歸依」，等等。這些用作補語的完成動詞，在語義上，說明前面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完成，其語法意義近似現代漢語的動態助詞「了」。變文中「已」的用例是漢譯佛經「漢化」的結果。

3.1 漢語中固有的「已」(已1)和表梵語「絕對分詞」的「已」(已2)有相似之處：一是結構句式都處於「V+(O)+CV」格式中；二是句子成分都是指動補語，是完成動詞。但是二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。首先，來源不同。「已1」是漢語中本身所固有的，從戰國至漢代，到魏晉南北朝，一直在使用，屬一脈相承的；「已2」是從漢譯佛經充當梵語「絕對分詞」開始，後來才廣泛使用，與漢語逐漸融合。其次，語法意義不一致。「已1」表示動作的完結，「已2」表示作完一件事再作另一件事，或某一情況出現後再出現另一情況，表動作或狀態的實現；「已1」一般說來只能放在表持續的動詞之後，可以用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代替；「已2」可以用在瞬時動詞之後，也可以用在持續動詞之後，雖然也可以用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代替，但畢竟是少數。再次，句式有差別。「已1」處於句子的末尾，用句號；「已2」放在分句或者短語之後，中間用分號隔開，後面大多用一個表承接的副詞來連接，最後，使用的頻率不一。佛經中「已2」比「已1」用得更普遍。

3.2 「已1」和「已2」都是完成動詞，都作補語，它們還不是形尾。依據王力(1980)對「了」的分析方法，我們認為當動詞(不論是持續詞還是非持續動詞)後面帶有賓語的時候，「已」放在賓語的後面，不緊密貼近動詞，有較強的實際意義，沒有虛化，不屬形尾。同時，在同一材料中我們發現「已」還有作謂語動詞的例子。如：

(33) 如是展轉之不已，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搏食。(《長》；1，145，2，3)

(34) 搏食不已，餘眾生見復效食之。(《長》；1，145，2，4)

(35) 食之不已，時此眾生身體粗愚，光明轉滅。(《長》；1，145，2，5)

(36) 汝後勿復為盜，如是不已，猶復為盜，余人復呵言。(《長》；1，148，3，15)

說明「已」在這個時期詞滙意義非常明顯，還難以形成表動態的助詞。漢語語法史中，有些虛詞的產生往往會導致一些新的語法格式的出現，反之，這些新的語法格式的出現，也就標誌著實詞語法化過程的完成。魏晉南北朝中的「V+(O)+已」格式還處於實詞化的階段，只不過，就其程度來說，「已1」是詞滙意義較強的動詞，表動作的完結；「已2」是虛化程度較大的動詞，表動作的實現，語法作用稍大於意義。

3.3 中土文獻中的「已1」和佛經中的「已2」的用法影響到以後對「了」的分析。

到唐宋，，和佛教有關的文獻中還有「已」，但更多的是被「了」代替。對於「V+(O)+了」結構中的「了」的看法，梅祖麟(1994)說：《郭煌變文集》中「V了」的「了」有兩種。一種是狀態補語，它處於動作動詞後面。如：

我是天女，見君行孝，天遣我借君償債。今既償了，不得久住。(變887)

兵馬既至江頭，便須宴設兵士。官軍食了，便即渡江。(變20)

子胥祭了，發聲大哭。(變21)

另一種是完成貌詞尾，它處於成就動詞之後。如：

王陵只是不知，若王陵知了，星夜倍程入楚救其慈母。(變44)

迷了，菩提多諫斷。(變521)

聖君才見了，流淚兩三行。(變772)

他認為動作動詞是有時間幅度的，後面的「了」意義上跟現代漢語的狀態補語「完」相當。這一現象和中土文獻的「已1」相當，可以說是「已1」在變文中的繼續和發展。他認為成就動詞是沒有時間幅度的，後面的「了」只能作表示完成貌的詞尾。這一情況和佛經的「已2」相當，可以說是「已2」進入漢語以後，在變文中口語化的表現，只不過這時「已2」已經完全虛化，只起語法作用，成為詞尾。

吳福祥(1998)認為作「結果補語」的「了」放在持續動詞之後，如「食了」。作「動相補語」(與趙元任(1970)的動相補語(phase complement)範圍不同)的「了」放在非持續動詞之後，如「悟了」、「去了」。他的「結果賓語」來源於中土文獻的「已1」，「動相補語」來源於佛經的「已2」，只不過此時的語法功能在本質上有所轉化，已不是動詞性的而是詞尾性的。

在追溯完成貌詞尾「了」的來源時，我們通常覺得「了」的前身是「已」、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。大致來說，這是對的。只不過，根據我們在本文中的分析，應該更明確「了」一部分來自中土文獻的「已」、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，另一部分來自梵語的「絕對分詞」。這一看法和蔣紹愚(2001)的看法(認為「了」的前身只是「已」，不包括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)相商榷。從我們的佛經材料來看，充當梵語「絕對分詞」的大多數情況下用「已」，也用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，「已」、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可以互相替代。

最早的「已2」的用法見於西漢康孟祥等的譯經中，舉幾例如下：

(37) 待吾有禮，二人應先。念已欲行。(《中本起經》；4，147，3，18)

(38) 聞寶稱已作沙門，驚喜毛豎曰：「其人德高，明遠震國。」(同上；4，149，2，11)

(39) 如來升堂，教授二汝，歸命三尊。授五戒已，世尊告曰：「身非已有，萬物歸空。」(同上；4，149，3，14)

(40) 眾佑念已，便行起於斯奈國，投暮往造迦葉。(同上；4，150，1，12)

(41) 何等為便見滅盡處，謂無所有，是為滅處。問已無所有，何以故。(後漢安世高

《佛說大安般守意經》；15，166，1，29)

〔參考文獻〕

- 《大藏經》(大正原版)，參考呂澂《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》，齊魯書社1981年版。
- 曹廣順：〈《祖堂集》中的「底(地)」「卻(了)」「著」〉，《中國語文》第3期(1986年)。
- 梅祖麟：〈先秦兩漢的一種完成貌句式〉，《中國語文》第4期(1999年)。
- 鍾兆華：〈近代漢語完成態動詞的歷史沿革〉，《語言研究》第1期(1995年)。
- 吳福祥：《敦煌變文語法研究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6年。
- 吳福祥：〈重談「動+了+賓」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「了」的產生〉，《中國語文》第6期(1998年)。
- 王 力：《漢語史稿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- 蔣紹愚：〈《世說新語》、《齊民要術》、《洛陽伽藍記》、《賢愚經》、《百喻經》中的「已」、「竟」、「訖」、「畢」〉，《語言研究》第1期(2001年)。
- 蔣冀騁：《近代漢語詞匯研究》，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蔣冀騁：〈魏晉南北朝漢譯佛經語法箋識〉，《古漢語研究》第2期(1994年)。
- 辛島靜志：〈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〉，載《文化的饋贈——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(2000年)。
- 斯坦茨勒(Stenzler, A. F.) 著，季羨林譯：《梵文基礎讀本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朱慶之：〈漢譯佛經中的「所V」式被動句及其來源〉，《古漢語研究》第1期(1995年)。
- 朱慶之：《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匯研究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Chao Yuan-ren, *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*,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0, Second Printing. 呂叔湘譯：《漢語口語語法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79年。
- Harbsmeier, Christoph, *The Classical Chinese modal particle yi,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,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, Taipei; Academie Sinica*, 1989, P.475-504.

【本文屬專著類。】